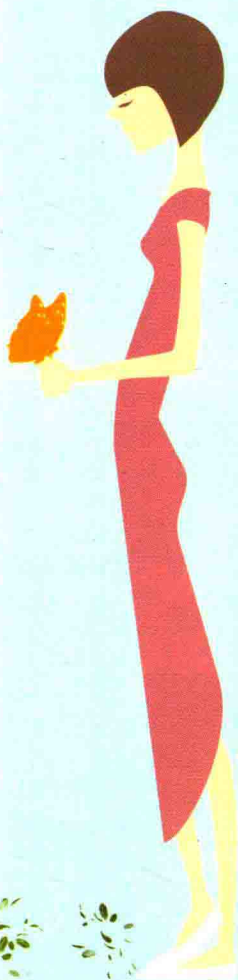


未嫁

凤青钗 / 著



是你的，就算没有朝夕相处，又如何？

不是你的，即便有一纸婚约，又怎样？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未 嫁

凤青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嫁 / 凤青钗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55-1424-6

I. ①未… II. ①凤…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1780 号

未嫁

作 者	凤青钗
责任编辑	李 健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424-6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引 子 南京旧事	(1)
----------------	-------

石膏对我说：“你说错了，春天适合分手，因为这个季节伤口总是特别容易愈合。”

第一章 缄口不言	(6)
----------------	-------

她们管自己叫妖精，一副勾引男人天经地义的痞子兮兮样。

私生活方面敢想敢做、主动出击是这群自诩为妖精的女人的最大特点。

第二章 唯有拒绝	(16)
----------------	--------

我一边整理大牛仔包一边淡然地说：“我从来就不是妖精。”

宣蕊一脸暧昧地来掀我的裙子：“嘿嘿，是吗？让我看看尾巴藏好了没有？”

第三章 帅男孩	(25)
---------------	--------

她说：“这是最自私最无耻的妖精，比那些假冒伪劣的伪妖精更可恨。郭盈，你记住，真正优秀的妖精从来不做让别人痛苦的事，真正的妖精就应该给自己和男人带来快乐——极致的精神和肉体的快乐。除了自己和对方的快乐，绝对不能有任何

其他方面的要求。不管是名，还是利，都不能有。一旦有，那就不是妖精，是婊子。”

第四章 愿得一心人 (32)

汤宁说：“男人和牙刷是一个道理，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换着用。”

第五章 爱怎么可能做出来 (42)

宣蕊对我说过，她非常不喜欢做爱这个词。她说：“爱怎么可能是做出来的呢？爱是天生就存在的，就那么阴不阴、阳不阳、死不死、活不活地在那里存在，不管你一天上八次床还是终生肌肤不亲，它都在。”

第六章 小姑无邪初长成 (53)

这一夜，我被宣蕊的叹气声和烟味弄得没心思睡觉。但更困扰我的，还是宣蕊秘而不宣的往事。至少我觉得，我对她过去的某些碎片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浮想联翩，想象着二十岁的宣蕊和一个开白色奔驰的中年已婚男人纠缠的一段悲伤往事，想象着她玩世不恭的背后可以被真爱刺伤过的真相。

第七章 女人心事 (65)

人很奇怪，很容易变心，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曾经死去活来、曾经相濡以沫，但只要时过，就是境迁。

第八章 初相逢，再相知 (81)

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同情这些自以为是的男人。原本在爱情或情欲这场玫瑰战争中，就是硝烟隐藏在柔情中。他们自己没有觉察，被射中暗箭，这不属于天灾人祸，只怪他们自己不小心。眼力不济，无药可医。

第九章 棋逢对手 (98)

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高傲和优雅去骂一个男人混蛋，这个女人已经完了。

第十章 可这就是爱情 (114)

宣蕊的话已经冲口而出：“去你妈的狗屁爱情，偷就是偷，有脸做没脸承认？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他和你谈爱情？他会和你谈什么爱情？没有你，换个年轻女人他一样花言巧语！你在他的世界里还能找到爱情？赤裸裸的肉欲罢了。你装什么委屈装什么清纯？当第三者就当了吧，有什么好狡辩？你给我记住，有主的东西不能碰。”

第十一章 冉迪，冉迪 (127)

爱上一个人，也就爱上了一座城市。

一座城市可以给你的，衣食冷暖，世态百相，一个人都可以给你。

第十二章 旧爱新欢 (143)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一切不应该是这样的。

第十三章 不曾辜负好时光 (158)

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男人讲目的，女人讲感觉。

第十四章 霜刀错 (183)

只有女人，只有爱过的女人，只有爱过而又受伤的女人，才明白那如花的笑靥中，带着怎样的伤筋动骨、今生无法愈合的痛。

第十五章 注定一生 (199)

孙灏苦笑着说：“可是你们知道吗？妖精？仙女？只有玩弄爱情、没有爱情的女人才会把自己当成妖精或是仙女。我要的从来就只是一个平平常常、可以和我过日子的普通女人，妖精我没兴趣，仙女我受不起。”

引子 南京旧事

冉迪是我小时最要好的女友之一，我很珍惜我们这种打小就开始的友情，所以她订婚那天，我专门请假去了南京。

冉迪为什么要选在星期一举行订婚仪式，我不用问她也知道原因。她对人对事永远挑剔，永远保持着审视的态度，她会利用每一次机会检验每个人与她的关系或者关系的深浅。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她要看看有多少人会为她专程请假。

冉迪的未婚夫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相不惊人，貌不压众，面对并不太多的朋友，他还是腼腆地红了脸——从这点我倒觉得他在课堂上一定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

很多人脱离了工作环境，就讷讷得仿佛变了另一个人。

我也是这样。

冉迪说，他叫孙灏。

这是我从冉迪那里知道她要订婚后，第一次听到她提起这个男人的名字。

我和他握手时，觉得他的手柔软而冰冷，手心是微微的冷汗。

南京这座城市可说的故事实在是太多，想要大气恢弘的，你可以研究六朝古都的历史；想要风花雪月的，你可以翻翻秦淮十里所留下的故纸堆；想要下里巴人的，不妨坐到夫子庙里只管填饱肚子。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想干，那就在布满法国梧桐的大街上，摇晃在脂粉堆里顾影自怜或是左顾右盼吧。

法国梧桐其实不算是真正的梧桐，只是叶片长得像中国的梧桐。它的血缘也相当可疑，只是被法国人带来南京，才被含混地称为法国梧桐。它还有个相当猥亵的学名叫二球悬铃木，这样的名字存在于诗书满城的南京，简直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践踏和蚕食。

不过这些高大魁梧、树皮斑驳的仿梧桐树，叶落讲究时间分寸，也就逐渐地取代了身材笔直、平滑翠绿的中国梧桐，满大街整齐划一，看上去很干净整洁。

只是，再没有梧桐阶前雨的韵味，还会掉落毒虫，连我这种真正的书呆子也少了打量它们的兴致。

我百无聊赖地闲逛着，心想冉迪为什么挑在暮春时节订婚，害得我在南京看不成幽幽的桂花也看不成傲雪的梅花，就连号称四大火炉城市所特有的炎热我也感受不到。

在这个人声鼎沸的都市里，我无比惆怅地停住了脚步，然后，我发现，我迷路了。

那时，我和石睿分手刚七天。

春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连一年四季都会交配的猫也忍不住要嘶叫出它们的疯狂和渴望，好像它们没机会相亲相爱。

小时候作文里写到春天，我总要写两个短语：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其实这是两个性暗示很强的短语，报社的杜编曾经在酒桌上嘿嘿地笑着说：“小时候你不懂装懂，要碰上一个小姑娘独处的老师，可真够她难受的，一个班上至少有三四十以上的人天真无邪地提醒她春天到了。”

春天真的是个好季节，非常适合恋爱。

所以在石睿要和我分手时，我哭着说石睿你不能太绝情，这么好的春天人人都在恋爱，你不能丢下我拍拍屁股走人。

石睿对我说：“你说错了，春天适合分手，因为这个季节伤口总是特别容易愈合。”然后他抱着他最后一包东西摇摇晃晃地下楼，开着他的 POLO 大眼睛扬长而去。

冉迪说，开着女气车的男人多半自恋，他不甩了你你早晚也会甩了他。

但是我是多么的迷恋石睿，他笑，他赖皮，他生气，就连他睡觉时张大了

嘴那傻里傻气的样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我蹲在一棵梧桐树下面，眼睛湿得一塌糊涂。

手机响起，是郎中的声音：“蛭蛭，你在哪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我在他熟悉的声音里哽咽得像个不到五岁的娃娃：“……我迷路了……”

郎中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因为石膏，又气又好笑，长叹一口气说：“带钱包了吗？打车到某某酒店，我在41楼，4114。”

我忍住眼泪压低声音问：“某某酒店在哪里？”

郎中顿时在那边没了声音，半晌才说：“司机肯定知道，天红他们也在哪里，我就不下去接你了。乖，不哭，等你过来。”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就等着他挂电话。

郎中那边半天没反应，我忍不住喂了一声，他也就喂了一声。我纳闷地问：“你怎么不挂？”郎中“哦”了一声，挂了电话。

他说天红他们都在，可我没听见任何声音。电话里安静得像黄昏的稻田。

我到了郎中那里，却发现天红他们真的都在，连刚订婚的冉迪也在，几个人坐在地毯上嘻嘻哈哈地喝酒吃零食。冉迪嘴里嚼着薯片，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我的红眼圈，刻薄地笑着问：“你还怀念着当试纸的岁月呀？”

除了冉迪和我，没人知道这个典故。

石膏私下里被我叫做石蕊，而我，就是一遇到石蕊就变得粉红的试纸。

我懒得理她，恹恹地瘫在床上，仰面而睡。

冉迪扑上来摇晃着我说：“蛭蛭，你看，天红和郎中这么好的两个男人在，你干吗没精打采的？换到我，早就虎视眈眈了。”

李天红咧了嘴，靠在桌子边上嘿嘿笑着看冉迪：“你不要光虎视眈眈嘛，你可以饿虎扑食，我等你！”

冉迪也笑：“我怕你承受不起。”脸却有点红。

李天红说：“那你跟我回成都嘛，回成都我就承受得起了。”在冉迪不解的眼神中，他坏笑着补充，“你知道，成都嘛，爱与欲的都市，中国的阿姆斯特丹。”

冉迪手边的红酒杯就飞进了李天红怀里。

王欧安静地看着我，一双睫毛长长的大眼睛眨了又眨，然后温柔地说：

“蝓蝓，好久不见。”

王欧和郎中是小学时的同桌，好像也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认识的时间远远长过身为高中同学的我们几个，那时天红他们常拿王欧开郎中的玩笑，郎中不承认也不否认，大多一笑而过。没想到，两个人就这么不清不白地粘在一起，这么多年。

连郎中千里迢迢来参加好友的订婚仪式，她也跟来了。

严格地说，除了冉迪，我最亲近的女友应该就是王欧了，但奇怪的是，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不咸不淡的来往，以及若隐若现的冷漠。

书上说，同性好友特别少的女人，性格上或者心理上总有着致命的弱点。我想，我就是这种有性格缺陷或者心理缺陷的女人。

晚饭是郎中做东，就在酒店贵宾楼的中餐厅。

我们坐着闲谈，王欧穿着一身素淡长裙熟练地点菜点酒安排饭后活动，郎中身体前倾和我们亲切交谈。

冉迪眉飞色舞地讲着南京的种种新闻，生动的脸上流光溢彩，李天红眉眼笑地看着她。我像个局外人，看着面前这四个从小就熟识而现在感觉非常陌生的人，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

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很多人只能是你的回忆。

当那份友情或者爱情不再发展时，属于彼此的，也就太少了。

没有人问我在想什么，也没有人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把心事埋在心底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沉默，也习惯了我的面无表情。

然而此刻，我是多么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呵护，需要温暖。

只有王欧不断地看着我面前满了又空空了又满的酒杯，但她一句话也没和我说，长长的睫毛扑簌簌地扇动着，偶尔，看一眼郎中。

吃过饭，夜色深深。

醉眼朦胧间，在电梯口，我看到冉迪偎依在李天红的怀里，娇嗔地捶打着。李天红收敛了平日里的嬉皮笑脸，抱着冉迪娇小的身体，脸上挂着罕见的憨厚笑容。郎中不发一言地看着他们，嘴角一点点笑。

而王欧，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依然不躲不闪地看着我。

我头痛得厉害。

早上醒来时，郎中靠在我旁边的那半张床上，唇上叼着一支烟。

第一章 缄口不言

晋代桓温攻下四川，纳李势之妹为妾。

李女柔美秀丽，一头长发黑亮无比，长及至地，惹人怜爱。

桓温大夫人，为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起先不知夫君纳妾，得知后，立刻带着数十名婢女，人人身怀利刃，一路冲往李女所在宅院。

此时，李女临窗梳头，见众人杀气腾腾，丝毫不慌乱，从容梳好长发，向长公主敛手施礼，神色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长公主愣了一会，把刀一丢，上前抱住李女道：“我见你尚又怜又爱，怎能怪他爱上你呢？”

宣蕊和我说，这则故事最大的寓意是告诉我们：第一，男人找外面的女人不要紧，重要的是屏气凝神、不乱毫分，不能让老婆觉得威胁到了她的地位；第二，女人被男人当成外面的女人找也不要紧，重要的是乖顺本分，不要让男人的老婆觉得威胁到了她的地位；第三，老婆要是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和老公撒娇耍泼往往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先降服那小妖精，再转过头来和家里的死鬼算账，寻个机会再了断那个小妖精。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女人，所以宣蕊的话没人反驳也没人接应。

吃过了单位提供的下午点心酒酿圆子之后，盼盼突然来了一句：“宣蕊，你那个第三点是从哪里推论出来的？”

有大脑的女人和没大脑的女人往往都会反应迟钝，只不过一个是装的，一个是真的。

那时我和宣蕊都认为盼盼是属于后一种。

宣蕊说：“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我翻遍了正经野史也没找到，我不太相信这个李女有什么好下场，果然没有，就说明她八成是被长公主找个机会给喀嚓了。”

盼盼又问：“那为什么当时长公主不当场把她喀嚓了？”

聪明如宣蕊连思考都不用就给出答案：“刚拿下四川，多少要收服些民心，而且桓温对这个小妖精正在热情高涨时，要杀了她恐怕长公主也要吃哑巴亏，所以这个长公主是深知其中厉害，先博得一个宽大仁爱的评价，待到夫君热情消退时，一并和这个妖精算账不迟。”末了她感叹道，“妈妈的，这女人才叫厉害，一箭不知道射了几只雕。”

盼盼一脸呆滞：“宣蕊，你说粗话。”

宣蕊笑得眉毛飞到天上去了：“日，老子说粗话你又不是没听到过。”

盼盼无言以对，小脸粉红，满眼的敢怒不敢言。

我顶顶不喜欢宣蕊这个妖精逗盼盼这个刚出校门的小丫头，不过她这人是越说她越来劲儿，我就假装没听见，盯着面前的镜子看自己脸上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的痘痘。

宣蕊也盯着我的脸看，然后感叹：“眼看二十五六的人了，还是满脸的痘装清纯，这应该是虚火攻心，某生活失调。”说到后几个字，她加重语气，笑得妖妖道道。

这时，主任四平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问：“一会到市政府采访，谁去？”

宣蕊跳起来，眉飞色舞：“我去。”

四平点了点头，说：“该带的东西带好了，到时候我没时间伺候你大小姐。”她说完扫了盼盼一眼，就走了。

我有点诧异，拿起眉毛钳一边拨几根长错了位置的眉毛，一边斜了眼睛瞟宣蕊：“你不是一向对这种照本宣科的东西不感冒吗？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宣蕊毫不避讳地说：“晚报新来了一个摄影记者，刚从上海毕业过来的，有点酷毙了帅呆了，看起来觉得异常顺眼，简直顺眼到马上来电的地步。我得

和他多碰碰面，培养培养感情。今天这种照本宣科挖不出什么东西，最多是广告上面一豆腐块，晚报的老记们肯定不愿意去，我猜就是他去了。”

宣蕊在绿城做媒体的朋友挺多，从电视台各个频道到报业集团各家报纸，星罗棋布，所以她的消息不但快，而且准。我猜那个刚出道的小记者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来我们这儿“坐坐”了。

我继续瞥她：“刚毕业？有十八岁没有？别摧残了祖国的花朵，罪过啊，回头他要是被你折磨得身心俱疲、万念俱灰，遭殃的还不知道是我们哪个可怜的女同胞呢，你就不能手下留情去收拾几个贼眉鼠眼的色男，替那些蒙在鼓里的姐妹们出出气？”

宣蕊咂嘴道：“还是不了，我是妖精，正牌妖精，看过聊斋没？你见过哪个女鬼哪个狐狸精去勾引有家有业的阔老爷？不都是勾引清瘦俊秀的穷书生吗？作为继承人，我可不能败坏先辈名声。”说完她就抓起我桌上常备不懈的化妆包翻找起来：“你这个兰蔻的纤长睫毛膏呢？今天我闪死他。”

我开了QQ，一边琢磨着骚扰谁一边说：“你这个做妖精的也不上心，连装备都置办不齐，要打起来不底气不足才怪呢！”

宣蕊忙着夹睫毛，好一会才回答：“你装备齐全又不做妖精，这叫资源浪费，本大小姐要好好利用，顺便把你那份该尽的义务也尽了。”

等她扭着细腰一阵香风地出了办公室，盼盼突然来了一句：“谁说聊斋里没有勾引有家室男人的？多了去了！”

我吓了一跳，站起来隔着玻璃看她：“丫头，打住，咱这儿有个妖精就够受了，你可别好的不学坏的学，你今年才二十，花样的年华，要乖啊！”

盼盼小脸又红了，又委屈又生气：“我又没说我要去勾引！！”

妖精早就不是一个贬义词了。

自打那帮首先倡导装淑女玩格调的小资们脸上的褶子拿粉再也遮不住了，这帮女人就摆出破罐子破摔的劲头，蹦迪唱歌，喝酒撒泼，调戏比她们小得多的男人，不知道是想借人家的青春找回自己快要逝去的激情，还是想向脸上粉嫩水滑的后一代示威，反正脸皮一个比一个厚，行为一个比一个放肆。

她们管自己叫妖精，一副勾引男人天经地义的痞子兮兮样。

私生活方面敢想敢做、主动出击是这群自诩为妖精的女人最大的特点。

宣蕊也自称妖精，但很清高地和这些女人划清界限。

在我家的浴室里，宣蕊揭开睡裙展示着自己曲线优美的身材，眉眼妩媚地摆了几个姿势，然后问：“看见没？这才叫妖精，不要海绵不要铁圈连美乳贴都不用，和老子一样敢穿真空装上街的女人有几个？”

我泡在浴缸里，手枕在头下，看着她说：“你和那些妖精相比，除了身材好点，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区别嘛……”

宣蕊装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拍着自己的脸说：“看见没？年轻，年轻就是本钱，知道吗？老子不用 SK-II 一样风华绝代，到现在脸上用的还是强生婴儿护肤露，平均每个月花费在脸上不过两块三毛。妈妈的，两块三毛，连斤黄瓜都买不来。”

单纯从理论上说，做一个真正时尚的妖精应该具备的基础本钱如下：不是貌美如花就是个性十足的脸；身材，绝对玲珑有致的身材，尤其是腰和腿，腰这一项淘汰了一批，腿这一项则淘汰了相当一大批；个性装扮，别以为穿个香奈儿喷点 DIOR 就算个性，在真正值得妖精去占领的男人的眼睛和鼻子里，这些不过是形态改变了的人民币而已，所以你身上至少得有一件朋友或者什么人从国外带回来的、低调奢华的特色首饰；言谈举止，媚要媚到不着痕迹，热情也要热情得不着痕迹。总之一句话，能让对方从你挑逗的话里找出大家闺秀的痕迹，或者从你大家闺秀的话里找出挑逗的痕迹……

标准林林总总，上面是最基本的。

对了，差点忘了脑子这一项。

这点也挺重要，勾引男人最后反而被男人勾引到忘记勾引的最初目的的妖精是失败的妖精。换句话说，真正的妖精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目标有原则的四有新妖。

做妖精的目的，是勾引男人，而不是把自己嫁掉。

衡量一个妖精是不是纯粹妖精的重要一条，就是看她会不会把自己稀里糊涂地嫁掉。

这是妖精和伪妖精的最大区别。

伪妖精看到一个能变成巨大饭票的男人马上晕菜。

这也是宣蕊看不起那些在一些快冲咖啡连锁店里面假装很懂咖啡的伪妖精的原因。

这帮女人败坏了妖精的名声。

宣蕊如是说。

我和宣蕊是同期进电台的，我做资料编辑，她是外采，由于刚来时遇到一个很不怎么样的老师带我俩，结果我俩都被带成了时间能混就混、本职外工作能推就推、每逢开会就迟到、开完会就找不到人的落后分子。

四平说：“你俩要再这样下去就把你们开了。”

宣蕊就嬉皮笑脸地仰着美丽的脸说：“四平你要是把我开了，廖局能把你开了。”她这话半是玩笑半带着真，说话时那双迷死人的大眼睛一阵忽闪。

廖局是文广新局新来的局长，刚从外地调过来的。

四平就笑着说：“宣蕊厉害啊。”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问宣蕊：“你和廖局什么关系？”

宣蕊漫不经心地打着俄罗斯方块：“没关系，我在网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一口雀巢差点都呛到鼻子里：“宣蕊，你胆子也忒大了点了，你就这么唬四平？小心以后对证出来了被难堪掉。”

“毛！”这是宣蕊在我面前说的第一句粗话，她格外天真无邪地看着我说，“她一个小部门主任会跑到廖局那里问我一个小实习生和廖局的关系？尤其我还这么漂亮，她活腻烦了还是怎么着？”

那时我们在单位不过待了三个月，合同还没签。宣蕊的伟大形象从那天开始就深入我的心中。我时常看着她风风火火的身影，想着沙家浜里那个精瘦的参谋长对着一脸风骚的阿庆嫂唱：“这个女人，不寻常……”

后来有一次，是春节还是中秋我忘了，廖局到我们单位吃饭，漂亮的宣蕊端着酒杯一顿花言巧语，荤的素的全端在桌上，一会儿飞扬跋扈，一会儿楚楚可怜，逗得一桌子大小领导都岔了气。廖局爽气地连喝三杯红酒，还一直对林